

概念、文本与实践：“教门”概念与回族社会

苏 二 龙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北京 100081)

摘 要: 概念的意义诠释不在于梳理词义的演变, 而是通过概念展现思想文化演进的历史脉络及社会文化形态的生成过程。在明初, 作为中国历史上多种宗教称谓的“教门”概念, 与伊斯兰教邂逅于马欢的笔下, 此后逐渐成为通用汉语的穆斯林言说自身宗教信仰的重要代称, 进而成为他们评介自身及身边其他穆斯林宗教修持的重要概念。知识考古学意义上的概念溯源可为我们呈现一幅伊斯兰教中国化在文化交融层面的画面。

关键词: 伊斯兰教; 教门; 概念; 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 B96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6627(2018)02-0129-06

伊斯兰教自唐代入华直至明末清初, 尚无教派之分, 而教派之名也未能应运而生, 纵然被穆斯林“自称是老古行的‘格底木’这一教派名称也未见于世”^[1]。但用于指称伊斯兰教的汉语词汇则富有浓厚的历史与时代气息, 即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称谓。如唐宋时期的“大食法”或“大食教度”, 元时的“回回法”, 明时的“回回教门”或“回回教”(回教), 明末至清的“清真教”或“天方教”等, 民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则被广泛称为“回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被称为伊斯兰教^①。然而, 上述宗教之名演变的背后无不蕴含着不同时代对伊斯兰教的整体性认知和话语表述, 从“法”“法度”“教门”到“教”等词缀的演变, 无不彰显着强烈的时代特征。其中, “教门”一词所承载的时代特征甚为明显, 该词有着复杂的“身世”。作为历史上多种宗教称谓的“教门”概念也被用于指称伊斯兰教, 并成为中国诸多穆斯林言说自身宗教信仰的代称之一, 同时也是他们评定自身及他人“宗教修养、教乘修持”^{[2] (278)}的主要话语。可见, “教门”概念演变的背后融会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性观照, 因此, 回族社会对此概念的认知传递着中国传统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动态性的互动和对话。

一、范畴争议: 民间宗教与诸多宗教之称谓

目前, 学界关于“教门”一词的研究成果已相当可观, 且视角多样, 但关于“教门”一词的理解尚存争议。在汉语语境中, “教门”一词的出现与中国历史上宗教的发展与演变紧密相连, 是中国宗教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衍生物, “从历史上看, 教门的形成和发展深受佛、道、儒影响, 具有非常明显

收稿日期: 2017-12-28

作者简介: 苏二龙(1988-), 男, 河南新郑人,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生, 主要从事回族历史文化研究。

① 1956年6月2日, 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伊斯兰教”名称问题的通知》强调: “今后对于伊斯兰教一律不要使用‘回教’这个名称, 应该称为‘伊斯兰教’”。



的中国传统思想的特色”^{[3] (254)}。纵观已有研究成果,学界对“教门”一词的理解不乏民间宗教和多种宗教之泛称等阐释,前者可谓硕果累累,且研究深度和广度较胜于后者。因此,客观辩证地从宗教社会演变史角度考察“教门”概念在不同时代的社会意义,是正确认识“教门”概念的“现在时态”的重要基础。

“教门”^①又被称为民间秘密教门、民间教门等,反映出它以民间为生存环境,以大众为群众基础;而“秘密”一词则揭示出“教门”组织并非符合社会主流夙愿,甚至被政府定性为“非法”。众所周知,佛教、道教及儒家思想在传统社会中受到历代政权认可,当然也存在抑制过盛等现象,但较之于此,“教门”则被历朝历代所排挤,并被当作异端予以抵制或镇压。然而,与主流社会的格格不入并没有导致“教门”的夭折,富有强大张力的民间社会为其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环境和广泛的群众基础。“由于贫困与落后造成的愚昧,他们只能把向往美好生活与改善自己命运和前途的愿望,寄托于神灵的庇护、救世主的降临。正是这种经济与思想状况,使广大农民特别易于接受教门的宣传,使他们涌入教门之中。”^{[4] (722)}

目前,学界就“教门”起源问题存在“道教说”和“佛教说”两种观点,前者认为“教门”起源于东汉末年的太平道和五斗米道,后者认为“教门”起源于南北朝以来的佛教异端教派。本文无意对“教门”追根溯源,而无论何种说法都论证了“教门”与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的互动一直动态地存续着。李志鸿在对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等宗教经典古籍进行系统考证后认为:“‘教门’一词的使用并非始于明清之际的民间宗教,更不是明清民间宗教的专称。‘教门’一词乃是中国历史上多种宗教的称谓,尤以传统的释、儒、道三教为多。同时,‘教门’还成为诸多宗教异端的称呼。”^{[5] (332)}可见,“教门”概念作为诸多宗教甚至宗教异端的称谓,对“民间宗教说”构成了直接挑战,但这一说法并非无章可循或是一种冒险性尝试。

晚清思想家王韬在《各国教门说》一文阐述了他对“教门”一词的理解:“印度自佛未出世以前,皆婆罗门教,以事天治人为本,即彼方之儒也。自佛教兴而婆罗门教衰,佛教衰而婆罗门教复盛。一盛为耶稣之天主教,再盛为穆罕默德之天方教,皆婆罗门之支变。……故天主、天方有时皆不出乎儒教之宗旨。……盖与佛教、回教、天主教之分门别户,同源异流,无以殊也。”^{[6] (279~280)}王韬认为,“天下皆有一教以为纲维”,即中国的儒、墨、老庄和国外的佛教、“回教”、天主教等乃同源之分门别户。作为晚清杰出的思想家,王韬自然深谙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民间信仰,且熟知诸多宗教经典。然而,他并没有将“教门”一词用以描述民间宗教,而“分门别户,同源异流”恰恰是他对“教门”概念的认知,即分类学意义上的称谓统称。就此意义而言,王韬的观点与李志鸿的考证不谋而合。

无论是作为宗教称谓抑或民间宗教,“教门”概念凝结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性观照,言说着历史上诸多宗教之间的互动,以及共同作为中国宗教信仰领域有机组成部分的历史情结。目前学界对“教门”概念的讨论基本涉及传统社会中出现的主要信仰形式,如佛教、道教、儒家思想及各类民间信仰形式,但是缺乏对伊斯兰教的关注。从唐延续至今的中国伊斯兰教势必会对传统社会出现的“教门”现象有所耳闻甚或经历,因此,跳出儒、释、道及民间宗教的研究思路,另辟蹊径,从伊斯兰教的角度来理解“教门”概念,不失为一种尝试。

二、“教门”:明清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的称谓认知

“教门”概念在中国诸多宗教中的多元呈现,从侧面说明汉语书写和汉语表达系统下的“教门”

① 关于“民间教门”的定义并无定论,由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一书在脚注中写道:“以往学术界多将宗教型秘密结社称作‘秘密宗教’或‘民间宗教’,以区别于正统的佛、道等教。但从本质上看,这类组织并非宗教或教派,而是民间秘密结社,故称‘教门’为宜”(见周远廉,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1840~1919)(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721)。也有学者对此表示质疑,认为“民间教门”自身蕴含着民间性和秘密性特征,考虑到称谓使用与读者的互动等因素而较多使用“民间教门”一词。但为保持对“教门”概念的历史演变及在不同语境中意义对比的有效,本文使用“教门”一词。





概念在各宗教话语表述中所具有的文字魅力。在古典文献中,“教”字多具有教化、规训之意;而象形的“门”字则表示一种区隔,有内、外之别。各宗教甚至各教派在“教化导民”的方式上存在巨大差异。因此,相较于表达宗旨、教义的“宗”字,“教门”一词是各宗教或教派在面向广大群众时传达自身优势的通俗用语。因此,“教门”成为多种宗教称谓的说法也就在情理之中,而明代伊斯兰教称谓——“回回教门”一词的出现自然是当时社会情境的产物。

记述郑和下西洋的相关文献中较早记载了“回回教门”一词,如巩珍的《西洋番国志》(1434年)和马欢的《瀛涯胜览》(1451年),他们在著作中将穆斯林称为“回回(人)”,将“回回”所信仰的宗教称为“回回教门”。据考证,郑和与马欢皆为穆斯林,且后者官居通事,即“善通番语”的翻译官。穆斯林和国家官员的双重身份使马欢不仅熟悉伊斯兰教信仰及该宗教名称——الإسلام(英文:Islam;中文:伊斯兰),而且对明初整体社会环境及中国传统文化有一定的认知。另外,国家行政官员的身份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的写作风格:叙述主体是明王朝;写作目的是描述航行过程及明王朝的属国情况;写作的读者受众不仅包括明初的“回回”群体,而且包括社会上层精英和普通百姓的国家整体社会成员。也就是说,马欢选择“回回教门”一词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即明初社会对“教门”概念的认知事实。更为重要的是,马欢在郑和舰队中的另一职务是教谕,即负责“教化番人”,传播中华文化,可见,马欢势必精通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对中国传统社会影响深刻的儒、释、道等思想。因此,深谙伊斯兰教文化和中华文化的马欢对伊斯兰教称谓选择的做法,进一步证实“教门”一词在明初已作为宗教泛称而被社会所接受。

“回回教门”一词也被马欢之后的文献所记载,如明朝“娄东三凤”之一的陆容在《菽园杂记》中记载:“回回教门异于中国者,不供佛、不祭神、不拜尸,所尊敬者,唯一天字”^{[7] (17)}。又如徐霞客在游记中记载道:“其友遂留至其家,割鸡为饷,肴多烹牛杂脯而出,甚精洁。其家乃教门,举家用牛不用家。”^{[8] (267)}至清代,“回回教门”一词已广泛出现于各种专著中,如《天方至圣实录》^①《清真教考》^②《海国图志》等。可见,“回回教门”一词在明清已是指称伊斯兰教的主要名称之一。此外,历史文献中还有“西域教门”“清真教门”等伊斯兰教的汉语称谓,这些以“教门”为后缀称谓的相继出现,进一步表征着中国伊斯兰教与“儒、释、道三‘教门’都具有教化导民的规训作用”^{[5] (337)}。

“回回教门”一词的出现不仅与明初整体社会有关,更离不开中国传统社会对伊斯兰教认知的历史脉络。伊斯兰教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称谓始终处于动态的演变状态,从唐朝杜环笔下的“大食法”到后续各朝出现的“回回法”“回回教”“回教”“清真教”及“回回教门”等,其称谓始终以“他称”作为伊斯兰教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名号”,而其自称^③——الإسلام(英文:Islam;中文:伊斯兰)却始终没有进入上层社会或底层百姓的认知视野。元时,通过经商贸易、战争、移民等方式入华的穆斯林人数不断攀升,且广布于各行各业和地区,与早期来华的“番客”及其后裔被称为“回回”^④,遂出现“元时回回遍天下”的说法。这种广布天下的说法未免有夸张之嫌,但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元

① 《天方至圣实录》是我国第一部关于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传记著作,由清代伊斯兰教著名学者刘智编著。最早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刊印于南京,后历代均有刊印,如乾隆四十三年金陵启承堂刊印本,道光年间的汉南还淳堂本,同治年间锦城宝真堂本、京口清真寺本,光绪年间镇江清真寺本,民国十四年(1925年)马福祥本等。现行通用版本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于1984年出版发行本。

② 《清真教考》由清代孙可庵从中国地方史志及有关笔记撰述中辑录汇编而成,是中国伊斯兰教的史料汇编。

③ 世界诸宗教传统中,只有伊斯兰教拥有“与生俱来”的名称——الإسلام(英文:Islam;中文:伊斯兰)。信仰伊斯兰教的多数国家通常以此称呼他们——穆斯林的信仰。这在《古兰经》中已有详细记载,马坚翻译的《古兰经》第三章第19节这样记载道:“真主所喜悦的宗教,确是伊斯兰教”。参见:古兰经[M]. 马坚,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④ 学界对“回回”一词的讨论可谓硕果累累,讨论范围涉及回回群体的起源、“回回”概念的具体出处,以及历代内涵演变等,然莫衷一是。尽管如此,“回回”一词在元时已是伊斯兰教信仰者的通称,且多数情况下与“穆斯林”同义。元末明初,“回回”一词与“教”字联用,称“回回教门”或“回回教”,除和穆斯林同义外,还指我国的“回回民族”。参见:李松茂. “回回”一词与伊斯兰教[J]. 新疆社会科学,1987(1)。



时“回回”已广泛分布的既定事实,同时也反映出众多穆斯林群体对“回回”称谓的默许甚或接受。恰逢其时,具有教化、规训意味的“教”字开始与该群体的称谓相结合,用以指称“回回”的宗教信仰,出现如“回回教门”^{[9] (44)}或“回回教”^{[9] (52~54)}等词语。“回回教门”或“回回教”恰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明代社会对“回回”穆斯林所信宗教认识的不断深入,即称谓词缀从“法”到“教”或“教门”的转变,意味着传统社会不断深化对伊斯兰教的认知,以及伊斯兰文化不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动态互动过程。这一事实恰恰与李志鸿所强调的“教门”概念乃是中国历史上多种宗教的称谓的说法不谋而合。

三、从宗教称谓到宗教修持实践的认知转变

明初伊始,“教门”和“回回”开始结合使用,并逐渐融入中国穆斯林的社会认知中,“教门”一词也逐渐深化为通用汉语的穆斯林自我信仰表述的内部用语。目前,国内一些宗教辞典对“教门”概念的界定尚不一致。《中国统一战线辞典》和《宗教大辞典》对“教门”一词的界定基本一致,认为该词是“中国伊斯兰教用语,包含三层含义:该词与‘回回’、‘西域’等词连用称呼伊斯兰教;在中国一些地区(如四川、云南)直接用作伊斯兰教的代称;‘通用汉语的穆斯林’^①对有宗教修养,有教乘修持,或遵守教义、教规好的教徒,称‘有教门’、‘教门好’”^{[10] (377)}。《回族、东乡族、土族、撒拉族、保安族百科全书》一书将该词界定为“经堂语^②,代指伊斯兰教,亦作‘伊斯俩目教门’”^{[11] (261)}。可见,“教门”概念在上述三部辞典中的范畴仅与中国伊斯兰教有关。而由金宜久主编的《伊斯兰教辞典》一书对该词所界定的范畴较上述辞典要大,认为“教门”一词为“通用术语,在伊斯兰教中有二义,一是伊斯兰教的代称,二是通用汉语穆斯林指宗教修养、教乘修持”^{[2] (278)}。也就是说,在金宜久看来,“教门”概念并非伊斯兰教的专有词语,“在民间,一般回族穆斯林都称伊斯兰教为教门,认为自身隶属于不同于佛、道的教门”^{[12] (212)}。

除却指称伊斯兰教,该词语也被赋予了另一层意义,即表述宗教修持实践。上文提及的几部典籍皆将此含义解释为:讲通用汉语的穆斯林将有宗教修养,有教乘修持,或遵守教义、教规好的教徒称为“有教门”或“教门好”。勉维霖认为,“教门”一词是我国部分穆斯林对“舍勒提”(礼乘或教乘)的另一俗称,而“教乘是指伊斯兰教的各种天命圣行的宗教功课以及一般的生活礼仪,要求敬主、拜主、畏主,达到‘近主’的目的,死后得到拯救,享受天堂的永久幸福”^{[13] (18~19)}。当下,部分回族社会依旧流传一则“半个油香哄‘教门’”的故事。

早些年间,有一回民村庄,村子里住着一个大户人家,姓李,家里光阴很好,主人每日五番礼拜,十分虔诚,也完成了朝觐。大伙儿都称他“五功齐全”的李乡老。有一年,这个李乡老听说离村子不远处有个“舍赫”^③,他教门特别好,远近闻名,大家都称他“教门”。于是李乡老打算慕名拜访这个“教门”,请他来自己家中干个“而买力”^④,为了筹备这个

- ① 由于“教门”一词不仅流行于回族社会,在部分东乡族等穆斯林社会也有使用,因此,“教门”一词的使用并无严格意义上的民族色彩,鉴于此,本文采用金宜久在《伊斯兰教辞典》中所使用的“通用汉语的穆斯林”的说法。
- ② 经堂语,顾名思义,就是经堂教育中所使用的一种语言。丁明仁将其解释为:“经堂语一般为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音译或意译,同时不断吸收儒、道、佛等各宗教经典用语及民间用语,并赋予伊斯兰教含义,逐渐成为回族最富特色的部分。”参见:丁明仁. 伊斯兰文化在中国[M].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86。
- ③ “舍赫”,即“谢赫”,为阿拉伯语“Shaikh”的音译,亦译为“筛海”或“夏依赫”,原意为长老。一般指伊斯兰教对教内有名望或有地位者的尊称,如宗教社团的负责人、学者或教师等;伊斯兰教创立前,是对阿拉伯各民族部落首领的称谓;在某些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和地区,也是对长者的尊称。参见:任继愈,主编. 宗教辞典[Z].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1050。
- ④ “而买力”又作“尔麦里”,是阿拉伯语“Amal”的音译。原意为行为,伊斯兰教用语,指各种宗教功修和善行,而在中国伊斯兰教门宦中,则专指纪念教主、教主家族成员以及殉教者的生辰、忌日的宗教活动,一般都要集会诵经、设宴待客以及穆斯林向教主奉献,系对“圣徒”“圣墓”崇拜的重要标志和道乘修持的重要功课。参见:任继愈,主编. 宗教大辞典[Z]. 上海:上海出版社,1998:209。



盛大的“而买力”，李乡老一大早便从集市上买了一头壮牛，请阿訇颂宰后，邀请各坊人，忙得不亦乐乎。临出门时，一个穷人和他撞了个满怀。一经询问，得知他是来借粮食的，说一家老少，家无颗粒米，艰难之至。李乡老急着出门，顾不上这等小事，让他到别的地方去借，可谁料这个穷人非常难缠，说什么也不肯离去。眼看太阳升到三尺竿高了，李乡老一急，冲着穷人一顿发火，这才把他打发走了。不辞辛劳的李乡老，翻山蹚水，好不容易来到了“教门”家。可谁料恰逢“教门”出门寻友，不在家，于是李乡老失望地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中。三伏天，人还好说，可牛肉不宜久放，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肉坏掉。无奈何，只得临时凑了几个阿訇过了“乜帖”。门口讨饭的穷人也跟着沾了光——不但得了几个麻钱，还领了半个油香。第二天，李乡老家门上留了一首诗：喜教门，爱教门，教门事上没教门。请教门，接教门，教门来了骂教门。说教门，讲教门，半个油香哄教门。

原来那个“教门”也听了这个村子里的李乡老很虔诚，想来看一下到底如何，于是他假扮穷人来借粮，恰恰让李乡老把他拒之门外，无奈，“教门”和门口讨饭的在一起讨了半个油香，临走时留下了这首诗。李乡老一看，心中十分懊悔，怪自己有眼无珠，不识真人。于是，第二天一大早儿，李乡老便牵着骡子，驼了好多粮食给“教门”送去。可当他来到“教门”家门口一看，只见门上写着：百里路上送米粮，如此行善太荒唐。天下世事真主宰，谁家门庭通天堂？劝君今后多行善，教门就在你身旁。李乡老顿时低下了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14]

这则故事生动而形象地诠释了“教门”概念在当下通用汉语的穆斯林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文化意义：不仅要履行宗教修持，遵守教义和教规，还应注重道德品质修养。所以，坚守宗教和道德修养自然成为穆斯林社会中“守教门”的楷模，“教门”概念自然成为通用汉语的穆斯林评价自我以及其他穆斯林在宗教修持层面的重要标准。

“教门”概念的意义演变反映出强烈的时代特征，即在不同社会情境下承载着不同的社会文化意义。就伊斯兰教而言，此概念从明初的宗教代称演变为宗教修持实践的表述话语的具体过程现已无从考证，但至少为我们呈现了些许社会事实，即作为宗教代称的“教门”一词逐渐被通用汉语的穆斯林广泛接受，说明汉语在明初已是中国部分穆斯林民族的通用语言；源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教门”一词被通用汉语的穆斯林所接受并实践于自身宗教信仰文化的现象，凸显出明代初期的部分穆斯林与汉族在社会文化层面的互动已相当频繁。“教门”概念的演变历程为我们呈现出一幅伊斯兰教和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上动态互动的真实画面，而通用汉语的穆斯林自然是此幅画面的创造者。

四、结 语

概念的意义诠释不在于展演词义的演变，而是通过“概念展现思想文化的历史进程，并由历史的丰富多样来把握名词约定俗成的内涵”^[15]。思想依托语言来传情达意，而语言探源仅停留在名词之源不能知晓观念历来之流变，即不仅要求其古，还要求其是^{[16] (505~509)}。然而，历史远比学人依据现有史料所设想的蓝图生动复杂，名词所承载的社会文化意义在历史层面的纵向演变正是此种复杂性的真实写照。倘若考察概念的当下意义，不仅需要语言学的考究、历史学的追溯，还需结合人类学的比较方法，即采用纵向、横向相结合的方法，以时空比较来分析历史文本，将概念置于社会意义生成的具体时空场域中，以此回溯概念意义的历史性展演过程。本文对伊斯兰教语境中的“教门”概念所做的回溯性考察正是基于此种方法的一次尝试。

“教门”一词最初与中国历史上不同宗教教派的兴盛有直接关系，而后逐渐成为中国历史上多种宗教的称谓。中国伊斯兰教与“教门”一词邂逅于明初马欢的笔下，此后开始广泛流传，且在通用汉语的穆斯林社会延续至今。具体而言，伊斯兰教的代名词——“回回教门”经明初马欢首次使



用后,在通用汉语的穆斯林社会被普遍接受,并逐渐内化为他们言说自身宗教信仰和评定宗教修持的常用话语。“教门”概念被通用汉语的穆斯林社会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可以说,概念历史演变的时代情境性特征在“教门”一词身上被刻画得淋漓尽致。

“教门”概念在中国社会的意义演变表明,中国伊斯兰教是中华民族漫长而纷繁复杂的文化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宗教信仰领域的有机组成部分。当代中国伊斯兰教,无论是在宗教语言的使用方面,抑或宗教文化的表征等层面,无不彰显着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这也恰恰是伊斯兰教中国化在文化层面的具体实践。

参考文献:

- [1] 冯今源. 关于门宦教派问题的刍议[J].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5(4).
- [2] 金宜久, 主编. 伊斯兰教辞典[Z].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7.
- [3] 牟钟鉴, 主编. 宗教与民族: 第六辑[C].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9.
- [4] 周远廉, 龚书铎, 主编. 中国通史: 第十一卷·近代前编(1840~1919)[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 [5] 李志鸿. “教门”考[A]. 马西沙, 主编. 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精选丛书: 民间宗教卷[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7.
- [6] 王韬. 各国教门说[A]. 海青, 编.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王韬卷[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 [7] (明)陆容. 菽园杂记[M]. 佚之,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8] (明)徐霞客. 徐霞客游记[M]. 褚绍唐, 吾应寿, 整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 [9] (明)马欢. 瀛涯胜览[M]. 冯承钧, 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10] 任继愈, 主编. 宗教大辞典[Z].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8.
- [11] 李松茂, 主编. 回族、东乡族、土族、撒拉族、保安族百科全书[Z].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8.
- [12] 金宜久. 苏非主义在中国[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 [13] 勉维霖. 宁夏伊斯兰教派概要[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1.
- [14] 半个油香哄教门[EB/OL]. <http://www.yisilan.cc/4-3070-1-1.html>, 2017-05-30.
- [15] 桑兵. 解释一词即是作一部文化史——本期栏目解说[J]. 学术研究, 2009(12).
- [16] 傅斯年. 性命古训辨证[A]. 欧阳哲生, 编. 傅斯年全集: 第二卷[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3.

【责任编辑 海晓红】

Concept, Text and Practice: the Concept of “Sects” and Hui Society

SU Er-long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ety,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The meaning of the concept is not to tease out the evolution of words, but to show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ideology and culture and the formation of social and cultural forms. As a variety of religiou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ppellation of “sects” concept encounter with Islam in the Ming in Ma Huan, then gradually become important appellation of general Chinese Muslim religion narration itself, and further introduces and comments to become their own and others at an important concept in Muslim religious practice. This concept in the meaning of knowledge archaeology is a concrete picture of the cultural integration of Islam in China.

Key words: Islam; Sects; Concept; Localization